

展览解读 | 耿建翌、杨振中与阳江组合：文本载体作为媒介

在现实中，“文本”（text）的出现需要借助某种特殊的载体，例如书籍承载文字，生理发声结构（口喉唇齿舌）承载言语，录音设备承载声音，等等，不同的载体与其承载的文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依存关系。在本期关于“野蛮人写诗”展览作品的解读中，我们选择了三位/组（分别是艺术家耿建翌、杨振中与阳江组合）针对不同文本载体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介绍，讨论不同文本载体作为创作媒介时如何形成当代性转换的问题。

耿建翌：重要的是“浸入”

在艺术家耿建翌的“之所以为经典”系列(2000)中，艺术家将书籍浸入到颜料之中，墨色以不同方式向书页中心渗透，呈现出在看似稳定的互相渗入过程中随机形成的驳杂图案。作品透过多样的色彩，探讨了所谓“经典”的生成逻辑。这些图案形成了不同主体的阅读投射，“是一本著作未尽的写作继续”，艺术家曾说，“关于‘经典’这件事情，你的周围世界是一部大的经典，但是有些页码你是翻不到的……这本大著作太大了，我们能够识别、能够读懂的真是你的能力所能看懂的那部分”。

2000年前后的中国当代艺术正值其激烈演进之时，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如何重新定位中国知识阶层（艺术家是其中一种形态）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通过这件作品中以隐喻的方式出现的各种知识、意识、记忆、情感形成的复杂文化经验形成讨论。“之所以为经典”是耿建翌长期项目“书”系列(1995-2006)中的一件代表作品，其“浸入”的方式不禁让人想到由耿建翌、张培力等人发起的“池社”小组对于“浸入”的讨论。在“池社宣言”（1986）中，艺术家们写道：“重要的是‘浸入’/有谁见过理性的冲动？浸入的瞬间令人陶醉/复苏的瞬间大彻大悟。”“池社”成员厌弃“温情”、“矫饰”，试图创立一种有独特价值感、尊严感、符合人本精神的艺术，这与“野蛮人写诗”在本次展览中提出的以“野蛮的”、直觉的方式持续对当代艺术生态进行搅动的动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杨振中：“图”与“词”的幻相

耿建翌的学生，艺术家杨振中的作品《鱼缸》（1996）刚好也是一种“浸入”：三台监视器垂直堆成一竖排，最下方一台没入有两个小水泵的鱼缸。每个监视器上显示的都是一个嘴部近景特写，那是艺术家的嘴巴，它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我们不是鱼”。

这件作品的结构致敬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雷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著名作品《这不是一只烟斗》（1926），在马格利特的作品中，艺术家将烟斗图像和下方的文字“这不是一只烟斗”（法语“Ceci n'est pas une pipe”）并置在一起，彰显语言与图像符号之间不能完全等同的问题。杨振中的作品将这种错位的“图”与“词”之关系进一步倒错，因为艺术家的嘴巴显然不是金鱼。和悬浮在空中的烟斗不同，沉入水中的“金鱼”与“鱼缸”之间的关系脱离了抽象

的图与词的范畴，而因为不言而喻的文化隐喻成为对于荒诞现实的调侃。实际上，这件旧作在今日的“野蛮”社会现实中，形成了更加直观的指涉：我们不仅仅被困在抽象的“语言的牢笼”之中，我们更是被困在具体的、残酷的、肉身的桎梏之中。

阳江组合：我书故我在！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艺术家处理文本的切入方式大相径庭，与西方当代艺术中主要使用英文或其它主要表音文字的文本作品相比，使用汉字的当代中国艺术家，是否会因为汉字这种特别的文字和语言类型体现出自身的差异性？在成立于2002年的“阳江组合”（成员包括郑国谷、陈再炎与孙庆麟）的实践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种差别。

无论是古代书法作为一种日常交流与自娱的工具，还是“阳江组合”往往处在一种即兴激情中的书法创作，都没有明确的功利色彩和对象性，“书法”似乎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参与“书法”的人似乎是在书法空间中找到了另一种生命的体验方式。阳江组合早期用“书法”这一中国独有的艺术类型和媒介，正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世界中寻求“自我经验”的重要切入点。阳江组合以阳江为基地，以中国书法作为自身当代艺术实践的独特媒介。他们将书法视为行动，可以“无所不在地和各种异质的社会行为结合”，“新闻、博彩、足球、大甩卖……在日常、酒、茶和话语的共同发酵中”，阳江组合的书法实践的核心实际上是整体的书法情境，现实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张活生生的书法”。

在“野蛮人写诗”现场，阳江组合的《正在围殴中超脱》（2024）展示了最终被胡乱揉成一团的书法载体：毛笔字练习宣纸。在开幕当天，阳江组合如同进入安静图书馆的热血沸腾的拳击手，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用最精致的文字和最深邃的思考，去描绘（击打）出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在这里，汉字书写“作为反映世界的力，混合了人生旅程中不可知的动力”，在荒芜的现实中发出呼喊：我书故我在。